

介庵經說

介菴經說卷之七

春秋經傳

三傳

三傳優劣終以劉子駿左氏親見公穀傳聞之說爲確左氏不惟親見夫子筆削並親見諸國史記故其書原委悉具雖經所不載或詳備其說非若公穀之依文爲訓憑空作斷也公穀不惟未見夫子及諸國史記其傳亦並非二子所著故雜引北宮子司馬子女子魯子曾子高子沈子尸子及公羊子穀梁子之說其爲後儒所述甚明以秦漢人之傳聞較左氏之親見其孰得孰失此不待智者始辨故世無公穀讀左傳而春秋之義可

十得六七世無左氏讀公穀二傳雖其義亦可推測而其事則
十存二三且疑信無從考質矣漢代左氏學初未得立董江都
劉子政諸儒表章二傳至以之決事治獄故取重于時先入者
主之此實左氏之不幸

隱公攝位

隱之攝位左無貶辭公羊謂桓實當立與左氏所記本事不合
何休以緯說注之非確論也穀梁傳曰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
國陷道則未也此爲定論

邾非附庸

左及穀梁皆以邾爲附庸國未確公羊傳謂邾裏顏得罪于天

子天子殺顏而立其弟衛天子崩衛仍致國于顏之子夏父夏父五分其國而以濫封衛世本謂邾顏居邾肥徙鄭宋衷注云邾顏別封小子肥于郕爲小邾子世族譜云夷父顏有功于周其子友別封爲附庸居郕據此則邾非附庸可知傳言魯賦八百乘邾賦六百乘一國嘗相爲難且其地東有翼偃離姑在今之費縣西有訾婁龜類在今之濟寧北界于魯南界楚荆絕長補短地方百數十里有郕濫以爲附庸此豈不能自達于天子者

孔父非名

三傳皆云孔父先死經書及者左謂華督先有無君之心而後

動于惡與公穀及者累也其義實同據世本孔父名嘉與公穀
書字之說亦合公謂賢者不名穀謂君累之以先死故不忍稱
其名又曰爲祖諱左氏之義當亦與同杜注獨謂稱名者內不
能治其閨門外取怨于民身死而禍及其君此說大謬按經于
弑君書及者皆曰及其大夫書爵者褒之也仇牧之死並及華
督不書者督爲亂臣人人得而誅之者也荀息之死傳曰白圭
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則經于仇牧荀
息皆無貶詞可知二子之稱名者尙無貶况孔父之書字者乎
曰逆之事特左氏著督之淫惡司馬則然亦著督之誣詞以惑
厭耳于孔父乎何尤杜爲左學必求異于二傳謂孔父仇牧荀

息皆書名以示貶是古之死君難者竟蒙羞地下而醜顏事賊者反得以借口矣豈聖經維世之義且經曰及其大夫而注曰及其君文義顯與經悖劉氏規杜並及此條自爲公論孔疏反以劉爲妄而甘于共誣其祖此正義之必不可從者

鞶厲俱言革帶

說文以鞶爲大帶禮記注以鞶爲小囊杜氏從許謂帶是革帶鞶是紳帶其說實誤鞶之非囊孔疏已辨之矣今知非大帶者鞶字从革禮曰男鞶革女鞶絲是也以革爲之故曰革帶亦謂之鉤帶荀子曰縹紳而無鉤帶後世謂之鞶帶鉤卽帶首之拘鉤鞶以固束者亦謂之師比傳曰管仲射桓公中鉤戰國策曰趙武靈王賜周紹與帶黃金師比是也師比史記作胥

紕漢書作犀毗楚詞作鮮卑皆謂鉤與釵也

其帶上之飾謂之鞶鑑後世謂之勝傳

曰王以后之鞶鑑與鄭伯又曰定之鞶鑑是也鑑下有環以系佩玉漢曰革帶博二寸注云凡佩繫于革帶晉書輿服志曰革帶古之鞶帶也其有囊綬皆綴于革帶唐書曰惟天子之帶有十三環隋時有九環帶高祖賜李靖七方六刃勝各附金環以後證前知鞶之昭數在鑑之多寡矣厲者革帶之末古亦垂之而飾以鑑其飾後世謂之鉈尾遼史所謂玉鵝七鉈尾是也蓋大帶之垂者爲紳言其形申申如也故曰昭度革帶之垂者爲厲言雖垂之形不委下厲然如魚尾之分故詩曰垂帶而厲○鉤鑑之制古皆以金隋唐以後始有玉鉤釵周之貝帶漢唐之

犀帶玉帶皆言勝飾猶今之金玦銀角分以差等也

小戎子非允姓

四裔之國不盡古帝之胄於越西翟爲姒姓萊蕪鮮虞爲子姓
巴吳驪狐爲姬姓是三代支庶亦有國于荒服者傳曰大戎狐
姬小戎子姬與子皆姓也猶下驪戎之女曰驪姬矣注以小戎
子爲允姓未見所據疏引允姓之戎居于瓜州二語證之說尤
附會按戎之見于傳者有姜允姬羸諸姓此之小戎何以知其
必允姓也且齊姜狐姬戎子驪姬正是一例同在一篇傳中不
應異解况瓜州在三危之北吾離居晉又在惠公時晉獻之立
何爲遠娶異域之戎女乎

下陽于五號爲北

周有五號而郭不與焉

經之郭公地在燕齊界上見管子及新序與五號無涉

成周之初

止有東號西號賈逵解詁云號仲封東號制是也號叔封西號

號公是也

韋昭國語注說與此同

幽王之時東號之君號叔驕侈怠慢恃

勢而亡未嘗遷都西號之君石甫爲王卿士譏諂巧從滅焦而

遷于河北之下陽是爲北號其故都之在雍者令支庶守之是

爲小號竹書云晉文侯六年號人滅焦春秋經云僖公二年虞

師晉師滅下陽史記秦本紀云武公十一年滅小號此之謂矣

左傳謂虞虢焦滑皆姬姓也而晉滅之此焦謂上陽蓋號滅焦而晉滅號地終屬晉故通系之晉滅也鞏滑之滅于秦而亦稱

晉滅

三傳皆謂下陽非國都此實傳聞之誤非經之正義案春

秋書滅者三十一皆謂用大師以勝人之國也僖公二年書滅下陽此後遂無號事則號都在下陽卽於是年滅可知一證也國語史伯告桓公謂成周之西有虞號晉隗霍楊魏芮今案虞晉等國皆在古大河之北冀州竟中不應號國獨在河南豫州竟內二證也漢書地理志曰東號在滎陽西號在雍州北號在大陽三證也焦之國土跨河南北國都本在上陽其曰下陽者焦之下都河北之巖邑也號石父旣已滅焦乃徙居北邑不處其國都者蓋石父比于褒姒以亂王室後見太子出奔西戎屢寇逆知西周必亂小號難以安居且知眾之怒已必深勢去將及乃巧託遷徙之計越在冀方意謂上陽猶是王畿不如下陽

之越竟乃免也後因此亦竟免于禍此史記所以斥曰巧從史
遷所以斥曰巧佞矣東遷以後鄭武公滅東虢秦武公滅小虢
于是北虢獨存桓王時虢仲亦爲王卿士因下陽阻于大河行
有不利乃以上陽爲下都時往居之是爲南虢亦曰姬姓之焦
左傳曰虞虢焦滑皆姬姓也而晉滅之漢書地理志曰宏農郡
陝縣故虢國有焦城故焦國水經河水注曰昔周召分伯以陝
城爲東西之別東城卽虢邑之上陽也虢仲之所都是爲南虢
其大城中有小城故焦國也武王以封神農之後于此考驗諸
說蓋傳之所謂虞虢焦滑者虢謂下陽卽石父滅神農之後而
徙居者焦謂上陽卽虢仲爲桓王卿士而徙居者下陽上陽本

皆西號之遷都而宗廟社稷實在下陽而不在陝周官注曰敗其宗廟社稷曰滅故經于僖公二年書滅下陽重宗社也下陽雖滅其君猶在上陽故晉又用師敗之其君乃出奔衛傳以君在爲辭故系之于僖公五年也傳所謂晉滅焦者亦卽此已三傳因此乃謂下陽非號都此實誤耳

管氏世祀

管氏之世祀也宜哉此左傳言明禮者必有後也據世本莊仲山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啟方啟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虛虛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耐步耐步產微史記管仲列傳亦曰子孫世祿于齊有封邑者十餘世

見于傳者有管修管于奚皆與傳文相應杜注舉其無驗之說
大誤

傳誤

左氏傳文多據列國史記改以魯之時月亦有不及改易仍從
舊史之文者如四月鄭祭足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冬十
月里克殺奚齊于次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齊隰朋會秦
師納晉惠公及諸凡語晉事較經文互差兩月者皆是蓋魯同
周正晉用夏正周室不頒正朔疇人子弟分居列國之中故時
月不協杜注謂經從赴告之詞實悞至于晉惠之立本在魯僖
公九年十月其十一月卽晉惠之元年正月也至僖公二十四

年冬書晉侯夷吾卒是惠公立十五年而卒于八月也傳云二月壬寅公子重耳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粱此乃晉惠公十五年之十二月魯僖公二十五年之二月也其魯僖二十五年之三月始爲晉文公之元年正月至僖公三十二年冬經書十二月巳卯晉侯重耳卒是晉文公立八年而卒于十月也觀國語二十六年獻公卒晉饒乞糴于秦文公在翟十二年等篇皆可徵信乃左氏紀晉惠之卒晉文之立通移上一年顯與經文相戾似惠公止立十四年文公在位九年者此皆傳誤

稱名之異多由轉音

古字虞吳通世族譜謂虞爲西吳邾一名鄒公穀傳俱作邾婁
寺人披國語作寺人勃鞞頭須韓詩外傳及史記作里龜須此
皆字音之轉合也西吳合爲虞邾婁合爲鄒勃鞞合爲披里龜
台爲頭經傳內如此類者甚多以人名言之如帝俊之爲舜伯
余之爲舒辛受之爲紂壽夢之爲乘餘祭之爲敷叔處之爲武
毋京之爲閔仲州之爲璽魏侈之爲取郁釐之爲來不衍之爲
顯伯雉之爲兕子壽之爲繡子原之爲泉掘突之爲滑逢門之
爲蒙韓厥之爲屈石甫之爲鼓皆是

熊羆

夢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羆有疾鬼神

弗救而自斃于壽春是以失楚又何記焉杜注云鬻熊祝融之
十二世孫鬻楚之別封熊繫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別封爲
麇子劉炫規杜云祝融至鬻熊其間出一千二百年畧而言
之則百年爲一世計父子十二世何以得近千二百年乎劉說
甚是蓋杜氏不知古有三鬻熊故誤以夏初之鬻熊爲周初之
鬻熊又不言繫爲誰之嫡子亦不詳其僭王之故疏云楚世家
無其事愚按世家謂熊渠伐庸楊粲至于鄂乃立其長子康爲
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周厲王之時渠畏
其伐亦去其王後爲熊毋康毋康蚤死渠卒摯紅立摯紅卒弟
延弒而代立索隱曰世本康作庸無執字漢晉古今人表謂熊

擊擊紅熊延皆熊渠子古史考謂熊渠卒子熊翔立翔卒子擊
有疾少子延立韋昭國語注云熊釋六世孫曰熊擊有疾楚人
廢之立其弟熊延擊自棄于薳宋均樂緯注云熊渠嫡嗣曰熊
擊有惡疾不得爲後別居于薳爲楚附庸後王命爲薳子叅考
諸說蓋康也毋庸也擊也渠之長子也紅也擊紅也渠之
中子也疵也執疵也延也渠之少子也擊紅延本三子之名渠
使擊爲庸王紅爲鄂王延爲越王因字形相似故誤庸爲康又
以爲熊擊之號其實庸乃地名也擊初爲庸王故曰我先王熊
擊句亶當是所居之邑名句毋皆發語詞也厲王時渠與二子
皆去其王號故楚人呼熊擊爲句亶爲毋庸不復曰庸王也渠

卒摯以疾不得立弟紅代之由丹陽徙于枝江而以丹陽故都
益封兄摯使國于夔傳于子孫是爲夔子

夔公羊傳作隗漢書地理志作歸今

湖北竹山縣■有上庸山山之西南去歸州百數十里州卽古
夔子國也丹陽故城卽在州之東南七里熊渠時之故都也合
此參考是紅徙枝江封兄摯于夔甚明國語曰芊姓夔越蓋夔
卽摯之後裔越乃延之支庶也正義不以馬班韋宋諸說證之
而乃引孔晁所襲韋注之文又誤以摯爲熊繹元孫陋矣

其失也巫

左氏好知將來而往往不驗甚有言已往之事而亦不符者衛
遷帝卽卜曰三百年今自魯僖三十一年計至秦人滅衛之歲

實四百二十餘年周之定鼎卜年七百今自武王滅商計至赧王之滅實八百餘歲外傳謂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考商之享國三十一王晉之享國三十八君此失巫之誦所由來也至謂鼎遷于商載祀六百自有此說而殷祿三統祿皇極經世等書皆從之似周公無逸一篇所謂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者竟不可信此偽書傳之所以刪外丙仲壬而後王皆增益年歲也或曰六百二字乃劉歆所改屬

庭堅非皐陶謬非皐陶後

班孟堅謂皐陶典刑不表姓

白虎通

左傳庭堅卽皐陶

古今人表

六謬

皆皐陶後

地理志

鄭康成論語注杜元凱左傳注皆從之實誤按

世本臯陶之後有英六舒庸舒夢舒鳩舒龍舒鮑舒龔皆偃姓
史記夏本紀亦曰封臯陶之後于英六世紀曰臯陶生于曲阜
之偃地故帝因之而賜姓曰偃以此證之則臯爲偃姓甚明其
後乃英六非夢王也杜氏宣三年注以羣舒之舒夢爲一國疏
既正其誤而又謂舒夢卽六夢之夢此則尤而效之矣史記索
隱引世本謂夢六皆偃姓正義疑夢乃英字之訛甚是蓋因臯
陶之後有舒夢故誤合彼夢爲此夢也據世本夢爲姬姓國見路
史後紀八卷及古史考及世紀謂帝高陽姬姓見初學記及然
國名紀三卷太平御覽

則高陽氏之才子庭堅實襲其祖姓以封于夢耳與舒夢之出
于臯陶判然兩國班氏因庭堅之名不見他書傳與臯陶並稱

故誤作一人此猶世本稱公非辟方高圍侯倂亞圍雲都皇甫
謚皆合爲一人莊子云箕子胥餘司馬彪亦謂箕子名胥餘也
惟服虔謂庭堅卽夷堅

見田學紀聞

夷羿寒浞同姓

古文仁夷俱作厶故夷羿山海經作仁羿杜注云夷氏世本曰

夷妘姓

隱元年正義

又曰寒邛姓

路史國名紀

妘邛古字通然則夷羿寒

浞皆陸終第四子求言之後矣水經注誤以鬲爲有窮后國路
史從之謂羿乃皐陶後又引括地象云寒猗姓似誤按潛夫論
鬲爲嬭姓皐陶後不言有窮盟會圖疏引括地象曰過倚姓不
言寒浞羅氏因浞子澆居過疑地象之過卽此遂謂浞澆父子

同爲猗姓也不知澆之居過止三十餘年又非傳國之君則地象倚姓之過非言澆可知况世本明言浞爲羿之同姓此羿之所以寵信而不疑夫

窮鉏郿灌考

羿浞之事書缺有間左傳及楚詞竹書言之最詳杜注謂寒在平壽過在掖縣戈在宋鄭之間其說是已窮石與鉏不詳其地二斟從漢書地志及應氏之說謂灌在壽光郿在平壽且謂相居帝邱依于二斟此則非是括地志謂鉏在滑州衛城縣東十里今滑縣東十五里其說是已水經注謂窮在鬲縣薛季宣謂窮在刪丹路史謂窮在安豐此亦非也按書序止言太康失邦昆弟五

人須于洛汭不言太康此時都于何處竹書謂太康仲康皆居斟尋仲康沒相居帝卽依鄩侯八年浞殺羿使澆居過明年相居斟灌二十六年澆滅斟灌明年伐斟尋戰于澠覆其舟亦滅之二十八年浞弑帝相后緡歸于有仍明年少康生尋緡傳紀各文鄩國本在河南卽左傳所謂郊鄩潰者鄩國本在東郡卽左傳所謂夏有觀扈者二地本陸終後斟姓之國故曰斟尋斟觀以爲國邑故字從邑作鄩鄩鄩近漯水故字從水作灌又曰觀津觀扈皆夏之叛國故又曰畔觀夏時以封同姓故世本妣姓有斟鄩氏斟灌氏也東海圯縣之尋灌此則妣姓之遷都耳蓋自太康居斟尋而斟尋氏始遷于平壽自后相居斟觀而斟

灌氏始遷于壽光漢因二斟居之故名其地爲斟縣東漢省斟而分其地屬于平壽壽光此二縣所以有二斟故址泥之封澆于過卽因斟尋之遷逼近于寒故使澆圖之也傳瓊漢書音義云斟尋在河南後遷北海史記正義引晉地記曰河南有窮谷本有窮氏所遷史記集解引賈逵傳注云相依斟灌而國此三說者最爲確實蓋尋卽郊鄩潰之鄩杜注謂之鄩中者在洛汭西南六十餘里洛汭卽洛水入河處也窮石卽左傳所謂畢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者華延洛陽記云城南五十里有通谷卽其地後人因其名不美故易之在鄩城西南百餘里齊本國于滑東之鉏入爲王朝卿士乃遷于窮谷太康失政襲居帝

都以代夏政仍令其子居窮以爲犄角之勢及寒浞殺羿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而死于窮門皆謂此窮谷也若謂夏都安邑郭在東海窮在安豐刪丹相去皆數千里五子何爲須于洛汭羿何由因夏民以代夏政浞又何由烹羿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而死于窮門相居帝邱又何由遠依海邦之斟灌乎若謂二斟非後遷東海則壽光平壽何爲有二斟之墟澆又何爲戰于澠水乎但相之依鄩在居帝邱之時帝邱本鄩之西邑猶周襄之處汜而依鄭也此時鄩已東遷觀猶故國則杜注依于二斟之說不如賈注竹書之依鄩者爲確矣至韋昭國語注謂觀在洛汭皇甫謐謂相徙商邱依斟壽

見史記正義

此則說之尤誤無庸

辨者

伯靡未嘗臣羿

傳謂靡奔有鬲在羿死之後故注云靡夏遺臣事羿者按伯靡乃夏之老臣少康之與靡自有鬲收二斟之遺民滅浞而立少康並無臣羿之事且羿棄武羅熊羆諸賢用浞爲相此豈能仕靡者據竹書后相二十八年浞使其子澆弑帝后緡歸于有仍伯靡出奔鬲明年少康生少康生四十年靡殺寒浞是靡爲相臣相死始出奔鬲以圖恢復事羿之說實傳注之誤

夏都斟尋考

竹書謂太康仲康夏桀皆都斟尋于于書說既證之矣鄆之所

在杜注謂鞏縣西南有地名鄆中括地志云鞏縣西南五十八

里有故鄆城

見史記張儀傳正義

蓋尋本水名卽漢書郡國志鞏有尋谷

水者是也以春秋土地名史記音義水經注括地志及唐宋以

後地書推之尋水出鞏縣東之尋谷

谷在今縣西

西南流至鄆城謂

之上鄆又曰北鄆卽元和輿地等志謂偃師東北有鄆谿者也

自鄆城東又折而東南流至東營城西北入于洛是爲下鄆又

曰南鄆其入洛處謂之尋口徐廣曰鞏縣有尋口者是史記謂

之斜谷之口京相璠謂在鞏洛渡北鄆道元謂之什谷之口蓋

古文斟作卣卣

卣見漢書應劭注卣見玉篇

斜谷什谷皆卣谷卣谷之訛鄆

本斟姓之墟故夏后之世謂之斟鄩以封同姓城居尋水之中

故曰勢中谷與口皆以掛尋得名故或曰尋谷尋口或曰埧谷
埧谷之口也斜與什皆字誤今本水經注卽什谷也以下三十
六字誤係謂之洛河下當移在上
文有鄆谷水下蓋傳寫之誤東營城
在今鞏縣西南鞏縣故城在今縣西

祀盤庚

宋災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注以爲非禮疏云盤庚之爲殷王無
大功德不知何故特祀之也案祭法去廟爲壇去壇爲壇有禱
焉則祭卽宋災祀盤庚之謂也此于周禮無可證驗惟左傳此
文足以當之蓋殷禮也史記殷本紀謂盤庚遵成湯之德行湯
之政民由以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又曰封紂子武庚祿父以
續殷祀令修盤庚之政呂氏春秋兩言勝殷復盤庚之政竹書

謂自盤庚遷殷後更不徒都說苑引墨子曰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遷于殷茅茨不翦采椽不斲與夏禹並稱漢書古今人表列盤庚于上中仁人然則盤庚者殷之賢主矣

左氏記聖門之事必用特筆

左氏實夫子受業門人如克己復禮出門如賓元者善之長多采諸聖訓于此見學之淵源公穀經文終于獲麟左氏經文終于孔子卒尊師之義也其傳終于知伯之滅此左氏及見之事然則左氏後孔子三十餘年而卒矣其記秦不茲子貢子路冉有有若澹臺子羽司馬牛樊須諸賢之事每用特用詳言之尤可見古人處師友之道

周公適楚

昔蒙恬謂成王信讒周公奔楚史記載其事入魯世家蓋誤以戰國游說之詞爲實事也然據昭公七年傳文周公實嘗至楚孟子解魯頌亦謂周公嘗膺荆舒而尙書不載其事逸書作雒云武王崩周公立相成王三叔及殷東徐奄及能盈以略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二年作師旅臨衛征殷殷大震潰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盈者淮夷之姓熊者楚人之氏公之適楚懲荆在此時矣

或問孟子兩引魯頌皆謂周公伐楚之詩子以周書左傳荀子呂覽證之謂公嘗至楚不知此詩究應如何解說曰毛傳鄭箋

皆以此篇爲頌僖公然莫我敢承句下言俾爾者四爾謂僖公固矣俾者誰俾之乎據此四語以證前文是公車千乘公徒三萬皆謂周公也蓋公之造周莫艱于東征一事亦莫大于東征一事東征時凡所征熊盈之族十有七國是荆與羣舒蒲姑淮夷實皆所懲伐矣序曰闕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是公實遣之僖克復之耳其所以能復者由于齊桓之反魯侵地若召陵之盟固不足以言懲也

地震說

春秋書地震者五或問之予曰有理有數周語曰陽伏而不能出陰遁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是陽失其所而震陰也此言其

理晏子曰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又曰吾見鉤星在四心

之間地其動

淮南子作句星在房心之間

漢書天文志曰辰星在房心之間

地動維星散句星信地動有星守三淵地動張衡因此造候風地動銅儀用之甚效魏書謂信都芳亦有地動圖又唐書云隋人臨孝恭有地動銅儀經一卷此皆言其數然漢志隋志及高誘淮南子注所言鉤星之說不同且平子作銅儀名之曰候風是不止星躔之示象矣虞荔鼎錄云平子制地動圖記之于鼎沈于西鄂水中今三子之圖書儀器泯然無傳是安得起淪金而質之

鄭地考

左傳謂武公始居鄭公牟傳謂鄭國先處于留後取郕始遷鄭而鄙留國語謂幽王八年史伯勸桓公寄孥于號郕曰若前幸後河右洛左濟主芼醜而食溱洧可以少固桓公從之世本謂桓公居械林徙拾竹書謂宣王二十二年命王子多父居洛晉文侯二年多父伐郕克之乃居鄭父之邱名之曰鄭是爲桓公十年桓公死于戎難周東遷十二年鄭人滅郕十四年鄭人滅號十六年鄭遷于溱洧此東周以前之說見于載籍者史記謂宣王二十二年桓公封于鄭封三十三歲爲司徒明年徙于洛東漢書以京兆鄭縣爲桓公邑河南新鄭爲武公國詩譜謂桓公初封于畿內之咸林卽京兆鄭縣是也此兩漢之說見于載

籍者淇案左氏公羊二說爲是世本竹書又加詳焉國語乃附會之詞漢之三說誤矣蓋桓公初邑于涇西之械林卽左傳晉師伐秦濟涇至于械林者詩譜誤以爲咸林在京兆耳械咸形相似故誤春秋時許國亦有械林近方城非此械林繼封于雍之洛水卽世本所謂徙拾也古文拾洛字相似故誤洛爲拾洛乃周禮職方氏雍州之浸非東洛矣桓公之封國實始于此在宣王二十二年此時止國于洛絕無鄭名猶叔虞之封唐初無晉名也史記謂是年封鄭實史記之誤至幽王三年桓公伐鄆克之徙居鄭父之邱始名曰鄭此卽子產所謂先君桓公艾殺此地而共處之公羊傳謂之處留國語附會言之謂之寄孥者也蓋此時公爲王臣國雖遷

于鄭邑身猶居于王都其孥與賄有若寄于鄆邑者故周末傳
有此說其實非是安有王朝卿士私交外侯寄孥于人之理此
實外傳之誤且傳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合子產及竹書之說
推之可知武公時已國于舊鄭此鄭卽竹書所云鄭父之邱周
穆王時謂之圃鄭隋書地志亦云管有鄭水也此在新鄭之東
百餘里武公時始都新鄭耳史記信國語寄孥之說固誤漢志
謂桓公初封京兆之鄭縣亦誤詩譜及國語注以械林爲咸林
謂在京兆鄭縣固誤傳瓚謂鄭父之邱卽新鄭實亦誤也蓋械
林在涇西洛在渭北此皆桓公之初封與京兆之西鄭漢中之
南鄭絕不相涉桓公之鄭止是國鄭武公之鄭方是新鄭也

鄭系考

兩漢以後言鄭系者皆以桓公爲宣王弟左傳曰鄭祖厲王又曰鄭有厲宣之親國語曰鄭出自宣王竹書曰周宣王子多父伐鄆克之乃居鄭父之邱名之曰鄭是爲桓公是二說者迥不同考竹書厲王生于孝王七年卽位時年甫十四卽位之十二年奔彘國人圍王宮執召公之子殺之時年二十五明年共伯和攝行王事攝之十四年而厲王崩明年宣王卽位左傳曰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國語曰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長而立之呂覽曰厲王天子也有讐

而衆故流于餒禍及子孫微召公虎而絕無後嗣此與古傳之說悉合蓋宣王卽位時年甫十六國王宮時甫二歲故召公以其子代而國人不識也

古制十五入大學以定其志故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學記亦曰一年視離

經辨

厲王止生一子故呂覽曰微召公虎而絕無後嗣以此推

之則鄭桓公非厲王之子甚明國語竹書明言出自宣王此尤足徵信宣王爲父故厲王爲祖自開國至于昭公厲公五廟中皆有厲王之主故曰鄭祖厲王其曰鄭有厲宣之親者此猶書之命晉侯並稱文武也韋氏國語注乃云鄭之封出自宣王此因竹書未出經無明文故誤从兩漢之說

共和

傳曰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此卽共伯和攝
行王政之事也蓋諸侯共推共伯攝行天子事至十四年宣王
年十五此入學辨志之年也共伯然後以百官之政歸之于王
而已復退居侯位老于共山故呂覽莊子魯連子竹書漢書表
地理志郡國志及孟
康音訓顏氏音義及司馬彪莊子注闕氏十三州鄭氏水經
注司馬溫公稽古錄並傳此事無異詞者獨史記謂共和是周
召二相共行王政唐宋人多從之故晉書束皙傳謂竹書言此
事與經傳大異未審所謂經傳者何經何傳若是春秋左傳其
言與紀年正同服注杜注亦未嘗宗主史記也且必如史說傳
文反有難通二公已同立于朝素與王政安得謂之釋位以間

政乎正義必由爲之辭非是

西土五國考

詹伯辭于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杜注云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爲西土之長又釋例云魏河東河北縣也芮馮翊臨晉縣芮鄉是也駘在武功岐在美陽畢在京兆長安縣西北正義云辭不及幽不知其故愚案杜氏孔氏說並誤也考傳文下接武王克商

云云

是此五地皆文王以前國

土受于唐虞夏商者絕非夏后之世並建此五國也魏乃后稷之采地芮乃幽國之異名亦絕非周時之魏國芮國也鄭康成詩箋謂部爲后稷之改封

部卽豳古今字

可知封部以前已有食邑傳

云魏駘是稷之初封卽魏是已詩譜謂周之魏國南枕河曲北
涉汾水水經河水注謂商時芮國周之魏國皆近河汾水注謂
汾之南岸有稷山相傳后稷播穀于此卽左傳晉侯治兵于稷
者蓋古時魏國近汾芮國近河后稷初封于魏稷山在其境中
漢晉時屬聞喜不在河北在河北者乃周之魏商時爲芮人之
封周克商後收芮師虞師見六韜始盡以芮地封同姓爲魏國又
別封同姓之芮伯于河外芮鄉此皆武王時之封國不可以爲
周之先世也傳之所謂芮者乃邠之水名卽詩所稱芮鞠之卽
周官所云其川涇汭也幽地本有五名以國邑言之曰邠以山
谷言之曰幽以川浸言之曰汭曰芮曰汾爾雅西至于邠國說

文引作汭釋文引說文作汾史記登幽之阜以望商邑唐書本

文亦作汾是幽汾汾三字古通用矣

世謂汾是唐人
之變文非是

鄭氏周官

注引芮鞠作汭坻謂汭在幽地周官之涇汭周書職方篇作涇

納蓋古文納內二字皆通入

史記引經書納字多作入論
語出納之者唐人本作內

王肅

詩經注亦云汭入也說文之汭字或是汾字之訛或是汾之省

或是从水从入因汭有渚音

渚灘史記
作汭灘

故以汭作汭卽讀作汭

歟皆未可知然以證傳文之芮卽公劉之幽皆無不符合蓋于

幽舉水于周舉山于程舉原類也杜氏孔氏知岐山畢原卽是

周程何獨于芮而忽之岐畢受于商亦非夏之封已

再案汾汭
二川皆在

祁地非一水也汾是三原水之本名在祁之東西南
流入涇內卽魚龍川之古名在祁之西東北流入涇

滅者亡國之辭

文十五年傳曰凡勝國曰滅之襄十三年傳曰用大師焉曰滅是凡書滅者皆謂用大師以勝人之國矣春秋書滅者三十一獨下陽之滅公羊穀梁以爲非國杜氏注左傳從其說且於昭十三年之滅州來亦專取襄公傳說謂州來非國此皆誤也公穀于州來之滅無傳何休以州來爲夷國杜氏獨以爲楚邑蓋杜因昭公四年楚城州來十一年狩于州來十八年又城州來遂疑設非楚邑何以十五年之間再城之而一狩之乎不知州來本楚之屬國與鍾離巢徐皆服事于楚在楚之東北而鄰于吳自巫臣教吳叛楚吞并小國故經書滅州來滅巢滅鍾離徐

則先服于吳者也三國因伐而不服故終滅之四年之城乃因吳人伐楚入棘櫟麻三邑楚人懼之故城鍾離城巢城州來也此猶齊之城邢晉之城杞庇小之義耳杜知鍾離與巢皆小國何州來獨謂之楚邑乎十一年之狩乃靈王以兵鎮撫之故使蕩侯等圍徐以懼吳所以堅州來服事之心使無叛也迨靈王縊死吳人竟滅州來平因初立不與之爭至昭公十八年始據其地而城之此猶昭公二十四年吳滅巢滅鍾離明年楚又使熊相謀郭巢也不然書滅者三十一豈彼二十九者皆國下陽州來獨爲邑乎

晉語有兩青陽一爲姬姓黃帝元妃西陵氏之女雷祖所生卽元囂也史謂其降居江水不在帝位其後裔爲高辛氏帝此一青陽也一爲己姓黃帝次妃方雷氏之女文節所生卽少昊清也逸書謂其名質因繼蚩尤字于少昊故曰少昊清其裔孫爲少昊帝摯故三統厯引考德曰少昊曰清清者黃帝之子清陽也是其子孫名摯曹植少昊贊亦曰祖自軒轅青陽之裔此又一青陽也自漢以後言古系者多誤合爲一又誤謂少昊清卽少昊摯故正義以青陽爲姬姓謂己姓者非青陽實誤

歲星跳辰考

歲星超辰之說始於春秋之季及戰國時傳左傳者左氏受經

于聖人作爲傳以授曾申自信公五年後願言歲星所在皆已

年在子午年在亥以次推之無有不符昭公三十二年辛卯歲

應在寅而吳伐越傳云越得歲是移于星紀之次跳一辰矣古法

燕爲析本吳越爲星紀曾申以傳授吳起起傳其子期事魏之文侯武侯

時石申師春居魏與有聞焉故各記其說起後奔楚期始以其

學授楚人鐸椒又數傳至漢故太初三統曆及班固服虔諸人

皆祖述之言各不同大約皆謂歲星十二年一周天十二周一

超辰蓋一百四十四年也此其說之所由來矣石氏班氏太初三統諸說載于

漢志服氏之說見周禮義疏師春五篇出于汲冢漢晉以後覺

宋時校訂于黃伯思其說今見容齋隨筆及通雅其法疎濶不合于是祖冲之作宋厯謂歲星行天七帀超一次

劉焯李淳風等從之齊宋景業謂祖氏之說太近又酌取中數
謂歲星不及十周天超一次周之甄鸞從之唐一行定爲前率
後率謂商周迄春秋之季一百二十餘年超一次戰國後其行
寢急至哀平間餘勢乃盡更八十四年超一次其說之不同如
此予嘗考之經傳正史準以紀年長曆謂夏末至太初一行之
說爲是一百二十餘年者一百二十六年也西漢之末至于李
唐祖氏之說爲是行天七而者八十四年也經謂僖公五年正
月朔旦日南至劉歆謂是年爲八章之首實歲星超辰之限也
由是而上推之則幽王庚申共王甲寅成王戊申武乙壬寅小
辛丙申太戊庚寅太甲甲申及夏后不降戊寅皆超辰之限由

是而下推之則魯昭公壬申威烈戊寅赧王甲申及漢景帝上元庚寅亦皆超辰之限何言之晉公子重耳出奔在魯僖公五年歲次丙寅國語董因謂文公曰君之行也歲在大火蓋此年始跳于卯也自是而上一百二十六年爲幽王元年庚申歲跳在戌戌者降婁之次也又上一百二十六年爲共王元年甲寅歲跳在巳巳者鶉尾之次也又上一百二十六年爲成王十二年戊申歲跳在子子者元枵之次也又上一百二十六年爲殷王武乙元年壬寅歲跳在未未者鶉首之次也國語曰武王克商歲在鶉火晉之始封歲在大火竹書紀年武王十二年辛卯伐商敗之于姆野成王十年丙午王命唐叔虞爲侯夫惟寅年

在未故卯在鶉火午在大火也然則幽王庚申共王甲寅成王
戊申武乙壬寅皆超辰之限明矣由武乙又上一百二十六年
爲小辛三年丙申歲跳在寅寅者析木之次也又上一百二十
六年爲太戊六十五年庚寅歲跳在酉酉者大梁之次也又上
一百二十六年爲太甲四年甲申歲跳在辰辰者壽星之次也
又上一百二十六年爲夏后不降四十年戊寅歲跳在亥亥者
娵訾之次也左傳曰大火閼伯之星也實紀商人三統厯謂湯
之伐桀歲在大火竹書曰成湯十七年壬戌放桀于南巢唐書
五星議亦曰成湯歲在壬戌放桀其明年始建國夫惟寅年在
亥故成年在卯以此證之則小辛丙申太戊庚寅太甲甲申不

降戊寅皆超辰之限又明矣不降以前五帝之世年甲不具事無可徵故傳曰歲在鶉火顓頊卒滅國語曰辰以告善后稷是相又曰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然則高陽之代少昊歲在元枵其滅也歲在鶉火后稷之相堯爲天官其始封亦在大火矣凡此皆無可考驗者也魯僖公五年後一百二十六年爲昭公十三年壬申申者實沈之次也辛卯之歲吳伐越而傳曰越得歲職此之故夫惟申年在申故卯年在丑也劉歆三統歷謂昭公三十二年始爲超辰之限服虔謂昭公十五年餘分滿是歲龍度天門此殊未確矣由昭公壬申又一百二十六年爲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歲跳在丑丑者星紀之次也

是年三晉命爲諸侯又十八年齊田和亦爲侯遂爲戰國戰國時言天象者齊有甘德楚有唐昧趙有尹臯魏有石申甘石二公各記其當時之象筆之于書故漢書天文志引石氏之言曰太歲在寅歲星在斗牽牛太歲在卯歲星在婺女虛危甘氏之言亦曰寅在建星婺女卯在虛危夫惟申在實沈故卯在星紀亦惟寅在星紀故卯在虛危以此證之則魯昭公壬申威烈王戊寅皆超辰之限又明矣更後一百二十六年爲赧王四十年甲申歲跳在午午者鶉火之次也又二十一年而周亡周亡之後五十年漢高帝滅秦是年爲乙未五星旅于東井漢志曰歲在大棣之東井鶉首之大康夫惟申在鶉火故未在大鶉首也又

後一百二十六年爲景帝上元六年庚寅歲跳在亥此與夏后
不降戊寅以後之歲同故漢書天文志述太初厯謂太歲星在
營室東壁太歲在卯歲星在奎婁蓋太初距景帝止四十餘年
故其象如此以此證之則赧王甲申上元庚寅皆超辰之限又
明矣自不降戊寅至此凡經傳史冊言歲星所在者無不符合
予故曰自夏末至太初超辰之限當以一行之說爲是雖然東
漢兩晉以後此法竟又疎濶故晉帝奕太和五年庚午王猛克
壺關申允謂是年福德在燕又十二年爲武帝太元七年壬午
秦議伐晉石越諫曰今歲鎮守斗福德在吳此距太初未及五
百年而已跳六次予故曰漢末至李唐祖氏之說爲是至若趙

宋之世去晉之太和六百餘年而歲星午年在辰辰年在午又跳十次則一行後率之說且又疎濶矣傳有曰襄公二十八年歲在星紀淫于元枵至襄公三十年八月始及阪嘗之口然則星之遲速亦有時亂行非盡可求以一律也

五叔無官

祝鮀之言非一時之事分彝器封伯禽命康叔在武王十三年大封之時殺管叔蔡叔遷殷民七族封康叔爲衛侯在成王三年誅武庚之後以殷民六族益封魯侯土田陪敦備物典冊在成王八年王自親政之後封唐叔蔡仲在成王十年歸禾之前五叔無官非無封也是言武王之時雖皆封有國土未嘗爲

王卿士官于王畿不然陶叔卽曹叔封唐之時亦嘗爲司徒三叔之爲監亦王命大夫監于方伯國三人之制也注因陶叔授民與無官句相忤故五叔中列毛叔聃而不及曹叔非是母弟八人自當以史記之說爲正蔡叔非周公之兄毛叔名鄭亦不名聃

晉三家世系多誤

漢魏晉唐言古系者多從世本皇甫士安謂世本左邱明書因其言與左傳多符合也兩漢以降世本書屢佚鈔錄者復多訛舛故諸家引之每有抵忤此非世本之誤傳世本者誤也如晉卿三家之系國語曰趙衰其先君之御戎趙氏之弟也韋注云

袁晉卿公明之少子成子袁也僖二十三年傳注云袁趙夙弟
史記趙世家不載公明謂叔帶五世而生趙夙夙生公孟公孟
生袁袁生盾盾生朔朔生文子武武生景叔景叔生簡子鞅鞅
生伯魯及襄子桓子伯魯生代成君周周生浣襄子以浣爲太
子是爲獻侯生烈侯藉索隱引世本則曰公明生其孟及趙夙
夙生成季袁袁生宣孟盾左傳宣二年正義引世本則曰夙爲
袁祖穿爲夙之曾孫國語注及世族譜又謂穿是夙之庶孫于
盾爲從父昆弟此言趙氏之系各不同也魏世家曰畢公高之
裔孫畢萬生武子武子生悼子悼子生昭子絳絳生魏嬴嬴生
獻子獻子生侈侈之孫曰桓子桓子之孫曰文侯都傳注及世

族譜謂武子犇是畢萬之孫絳及錡顓皆犇之子歟子舒是莊
子絳之子魏曼多是舒之孫樂記正義引世本曰畢萬生芒芒
生季季生武仲州州生莊子降降生獻子茶茶生簡子取取生
襄子多多生桓子駒駒生文侯斯左傳正義引世本則曰魏錡
犇孫史記索隱引世本則曰畢萬生芒季芒季生州又引世本
傳曰孺子疵是魏駒之子春秋分紀引世本則曰舒生侈侈生
曼多唐書世系表又謂舒生襄子曼多曼多生文子須須生桓
子此言魏氏之系各不同也韓世家謂韓之先與周同姓其苗
裔事晉封下韓氏子後三世有韓厥厥生宣子宣子生
貞子貞子下簡子生下莊子生康子康子生武子武子

生景侯索隱引世本曰韓萬是曲沃桓叔之子萬生昧伯昧生
定伯簡簡生與與生獻子厥又云平子名頃宣子子也左傳正
義引世本則曰桓叔生子萬萬生求伯求伯生子與子與生獻
子厥此言韓氏之系各不同也愚案韓系所出當從世本故國
語韓宣子拜叔向曰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宣十二年傳注
云韓厥萬元孫與索隱所引世本文合正義脫定伯一代非注
文無據也魏系實互有脫誤索隱引世本曰武子居魏悼子徙
霍昭子徙安邑則世家悼子之說非無所本左傳正義亦謂計
其年世絳是驪孫此世本卿大夫篇有脫誤耳芒季自是一人
故世族譜云驪是萬孫史謂萬生武子此史有脫誤也州卽驪

絳卽降荼卽舒侈卽取多卽曼多皆字異也蓋州生悼子悼子
生絳及綺顙故云綺是攀孫譜以絳綺爲攀子此譜有脫誤也
據傳文瘳是駒之子可補世本及世家之缺索隱以侈爲多此
小司馬之誤也惟魏羸不見經傳傳謂樂盈佐絳于下軍舒私
焉是其間不容更有一代文子乃魏顙之謚顙是顙子與須字
形似非曼多子也此則二史之誤論趙系者古史考以其孟生
衰爲誤夙爲衰祖正義謂是轉寫之訛推案諸說蓋公明生夙
夙生共孟及衰衰生盾盾生朔朔生武武生成成生鞅鞅生伯
魯及襄子襄子生桓子伯魯生代成君周周生獻子趙穿乃共
孟之子庶長爲孟故譜及傳注皆以穿爲夙之庶孫宣公二年

正義既知夙爲衰祖係傳寫之訛而文十二年正義又改易譜文以穿爲趙盾從父昆弟之子是郵而效之矣

鄭伯男也乃東周之變禮

桓公十一年鄭莊公卒世子忽出奔衛公羊傳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何休注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左傳曰鄭伯男也義實同此鄭厭服虔賈逵鄭康成王肅皆習左氏之學者不從公羊傳說乃曲爲之詞然僖公九年左傳曰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二十九年傳曰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又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皆與公羊傳說符合則不得謂左氏之義悉與二傳異矣特公羊家附會緯識謂

此是聖人修春秋時改定之制此則大謬夫子自謂從周豈筆削時爲此背畔左傳曰用平禮也可知東遷後平王實改定周制台伯子男爲一等故杜注云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
韞而登席

左傳言聲子韞而登席此承上飲酒言少儀曰凡祭于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韓詩曰夫飲之禮不脫屣而卽序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

初學二
十六卷

說文曰跣足親地也觀傳文下云

公怒辭曰臣有疾異于人若見之君將殺之可知跣是解韞露足矣鄭氏少儀注以跣爲脫屣杜氏左傳注謂古者見君解韞並誤

雜說

解經如穀梁傳之解鄭伯克段于鄆毫無遺義斷獄如此未免深刻然寤生之好非此不足以發覆

分陝之說證以周書可信蓋周公薨而畢公代之也音義疑陝字當作郊謂王城郊郕也最是蓋郊爲東都之中東都爲天下之中故二公以此分主若宏農之陝小小一邑耳何取乎此而分之

鄆荀二國應劭漢書注以荀爲郕非是郕文之昭也詩曰鄆伯勞之卽此服氏謂國在解縣東今猗氏故城西北郕城是也說文以郕爲武王之子亦誤武王之子其國名爲荀逸周書曰唐

叔荀叔周公在左孔晁注云唐荀國名皆周成王弟故曰叔傅
璣漢書注謂河東有荀城古荀國水經注曰古水西南逕魏正
平郡北又西逕荀城今故址在絳州界內

杜注以道人徇路爲求歌謠之言本之漢書蓋道輶古字通乘
輶軒而徇路故曰道人此是夏禮周則寧于太史

古官之以雲名者惟縉雲氏以龍名者有句龍應龍飛龍奮龍
篆龍御龍正義所引服氏之說未足據

兄弟之國者十五人之往也謂往而就封者也周公召公康叔
聃季武王時皆食采畿內未嘗就封故數與文昭十六不合疏
以之爲語詞謂魯衛皆後封誤

鮑國之歸費也餽以七牢士鞅之來聘也以十一牢吳宰嚭之來徵也曰百牢先王之禮變本而加厲矣

子者男子之美稱古人多係于氏孔子顏子曾子有子是也或係于謚列國卿大夫之稱武子文子襄子桓子是也然東周以後始多此稱西周以前謂之父係于名字之下如尹吉父仲山父號石父程伯休父及關父皇父禽父處父皆是春秋之世迄于戰國始又于名字之下係以子稱成十八年左傳稱晉悼公周爲周子哀十一年傳稱冉有爲有子戰國時有和子嬰子章子盼子皆是

梓慎曰二分二至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

相過也此知日食可以推驗之始但其術未精故其言未確

顓頊之初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此黎氏乃九黎之賢者
非吳回北正對南正言乃地官非火正也古文火北形似故誤
北爲火吳回之爲火正在高辛帝嚳之時回乃顓頊之曾孫不
得官于顓頊之世

吳伐楚沈尹戌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越王句踐亦有
君子六千城濮之戰晉文曰少長有禮武王之伐紂也曰勗哉
夫子古人于用武時尙爾儒雅

鵠之責責謂三鵠之次皆西去也火中成軍謂是年歲星在大
火也鵠火中一句乃傳文之誤夏時之十月以古法及五刻裨

晝之說推之鶉火大火皆不能旦中

月令之誤亦原于此

蕙靈卽窻櫺

戰國時詩及春秋之教皆萃于魏魏文侯師事子夏受經藝作孝經傳故子夏教于魏之西河以春秋傳公羊高穀梁赤以詩傳曾申申初受春秋傳于左氏及受詩居魏乃以詩傳文侯之相李克以左傳授文侯之將吳起君與臣皆好學不厭故武侯出守中山其傳亦以詩悟文侯而復太子吳起以左傳傳其子期魏人多與聞者故襄王時史臣述紀年師春言卜筮石申言天象多與左傳符同杜氏作後序恨得見之晚蓋太康時杜之傳注已成故竹書中凡與經傳相發明者未及采錄

介菴經說卷之八

論語

五家

漢志載論語魯二十篇有傳

十九篇

有說

夏侯勝張禹皆二十一篇王駿二十篇

齊

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有說

九篇

無傳古二十一篇兩子張出

孔子屋壁無傳無說此卽何氏叙文所言三家也古論語有孔

安國刪二十一

卷見論語後序論語集解漢志不載者班氏本

于七畧此劉歆之誤也三家外漢志有燕傳說三卷燕與齊魯

字一例蓋失其本經僅存傳說也又王充論衡曰武帝發取孔

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並齊魯河間九篇共三十篇今時稱

論語二十篇失齊魯河間九篇

見正說篇

據此是魯齊古燕外又有

河間論語充時惟魯論頗行故齊論增多之二篇及河間七篇

皆佚

或疑河間七篇即漢書藝文志所載論語家孔子三朝記七篇是也後大戴氏采入禮記故隋書經籍志云禮記多

出河間獻王然充時大戴禮尙

行伊云已失則非此七篇已

三家諸儒之異

漢初論語齊魯專行自張禹以夏侯氏之魯論爲本又采取齊

論之善者從之包氏周氏爲之訓解于是齊之說合于魯如冕

衣裳見冕者等句釋文謂魯作纁古作弁然則今書冕字即張

之采取于齊而後人從之者已自鄭康成以包周所注之張論

爲本而以孔馬所注之古論正之于是古之說亦合于魯蓋

正者五十事今見于釋文者二十六皆是以古正魯惟冕字改
從弁此則正齊之事較然可考者舊謂鄭以齊古正魯非是張
氏取正於齊鄭氏取正于古耳今書如不知命一章已而已而
二句車中不內顧一句及傳不習乎五十以學易下如授鄉人
儺君賜生仍舊貫等二十餘事皆鄭之采取于古而後人從之
者也曹魏之世陳羣王肅周生烈何晏並滙攷說各爲注解而
周齊之際鄭學獨行李唐時乃專用何氏集解如先生餞詠而
饋問主絕糧直弓謗人封內侏張之類何皆易之如今本此卽
何之異于鄭者也然開元變隸古爲隸楷後唐變石刻爲板行
端拱中邢昺作義疏南渡後朱子作集注雖皆本宗何氏而文

字義說多有改易如患不知也我三人行予有亂十人朝服立
于阼不弛其親出內之吝此皆何書之技正子唐初者也漢書
叙傳注李善文選注引子樂下俱有日字何書以孝乎惟孝雖
疏食菜羹瓜爲句而爲力取材三歸草創與朱子之說亦殊此
何書之改易于兩宋者也故今書之篇次仍是魯論而章句文
字實參取齊古及諸儒之說

學而章

學中心得之境非已得者不能知亦不能言論語首章是夫子
教人卽夫子自道以易理言之首節是窮理學以聚之問以辨
之受以漸受以恒此習坎之所以常德行也次節是盡性能盡

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此同人所以通天下之志也末節是知命不易乎世不成乎名確乎其不可拔此大過之所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也以書禮言之首節是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此所以興其藝安其學也次節是敦學半不足能自反困能自強教學相長此所以親其師樂其友也末節是念終始典于學大德不官大道不器此所以信其道終其業也以夫子一身言之首節是十五志學以後事所謂好古敏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也夫子學易章編三絕鐵搥三折學部樂則三月不次節是三十而立以後事史謂孔子年三十而弟子益知肉味史云子游吳人子貢衛人子張陳人司馬牛宋人鄭康成進曰秦祖塋駟赤秦人秦商任不齊楚人樊遲后處齊人末

節是五十知命以後事所如不合退而修詩書禮樂也。尼谿阻而齊人不知書社退而楚人不知女樂文馬受而魯人亦不知匡人闔之陳人厄之宋人欲殺之而夫子一車兩馬卒無疾言彈琴習禮不有怨色

學字音義

說文謂學是篆从數省敦是學之本字又云敦者覺悟也从教从冂冂尙矇也曰聲覺从見从學省聲教从支从孝古文作𠂔效上所施下所效也孝从交放也謂效放也。孝與孝與孝从洪老省子承老也

案商書云盤庚敦于民禮記引兌命云學學半上學字鄭注作教解因文王世子篇凡學世子及小樂正學于籥師學文大樂正學舞于戚等句學字俱是教義故訓作教非謂字與音皆从

教也字當作敎故商書云敎于民後出說命云惟敎學半可知
學之字與音止可通敎不可通敎其義則因其通敎而訓敎也
玉篇廣韻釋文皆謂數字胡敎切或戶孝反此與說文合學敎
爲一字同誤蓋學季敎教四字各殊精效乃敎之古文敎之不
可爲學猶敎之不可合季也推其原則敎覺二字生于學學敎
精三字生于季季效二字生于爻易傳曰爻也者效此者也則
爻有效義甚明故季之音義皆从爻今北音尙然子卽季之人
也季讀孝字
之陽平季而以支督之所謂夏楚二物以收威也季而以
言誘之所謂大司成論說在東序也季者將以發其矇故曰在
子上以目發之斯謂之學聲乃从目而不从爻由是而竟有所

見焉斯爲覺無所見而以支督之斯又爲數矣蓋學季義同而音殊敦敦義同而音殊必強分之自學爲季有人督之爲敦季于師爲學因而督之爲數曰古初字象兩手提學之爲言覺也覺敦之音出此季之爲言效也敦信之斯之義音出此後世文繁義碎故字愈滋多古文敦或作學古兌學或作季古老故義該文省

千乘之國

古注馬說爲長包說非是魯作邱甲春秋譏之况十井出一乘乎齊晉大國也地皆千里而齊止兵車五千乘晉止長轂九百遺守四千可知千乘之賦非百里所能容馬引司馬法何氏謂之周禮蓋司馬法百五十五篇乃周之軍禮卽周官之政典也

此與大司徒五等封地之說不甚合彼言封建之大凡此言軍賦之實數故曰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或多于此或少于此則司徒五等之封是已然三百一十六里其地千成成出革車一乘是兼溝涂里巷一易再易之地言之非謂九百夫家始出一乘也鄭康成小司徒注引司馬法曰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蓋宮室涂巷三而去一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故一成惟有三百家由是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同十爲封封方三百一十六里車千乘士萬人徒二萬人是曰千乘之國此周有

天下監于二代之通制也公劉之在夏也曰其軍三單

三單卽三萬士

萬人徒二萬人也

武王之伐商也曰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此虎賁謂每乘

之士十人也

齊之戍曹也使公子無虧率車三百乘申士三千人魯

之頌僖公也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

此公徒兼士在內

皆與此制符合

然則三代諸侯之國通行此法矣但此三百一十六里是除去附庸之國及名山大川言之若兼并于內則方五百里方四百里實皆此千乘之賦也自古國邑非如棋局之均齊亦止絕長補短約有此數加之山澤之國賦入必不及沃饒勤儉之邦供給必減于大國殷索周索戎索既異貢法助法徹法亦殊故王畿侯國車乘之法又有大偏小偏及甸出長轂七十五人爲一

乘等制未可泥以一偏之見也疏謂融依周禮是大司徒文公徒三萬是鄉之所出此殊未確○孟子生諸侯去籍之後自謂嘗聞其畧故曰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又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所以抑當時之諸侯大夫使無爭城爭地也聖賢救世之權詞無容太泥

使民以時

國家使民處甚多不專是力役如王伯徵師鄰封侵伐追胥竭作啟塞從時此皆不得已而用衆非常有者不在以時之例外此若朝聘征伐浚築修作之類必俟冬月時未至不可使故曰營室之中土功其始時既過不可使故曰既蜡而收君子不興

功蒐苗之禮雖在春夏農民亦自有隙時且使之不過三日

爲政章

爲是恭己南面以是默化潛移下二字內包有帝德廣運萬姓
允誠文德誕敷四海來格之義○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呂覽

曰極星與天俱游而天極不移

有始篇

天極卽北極也極星卽天

官書所謂中宮天極星也其星有五第二最明者爲太乙常居
第五爲天樞去北極最近古法謂去極一度餘宋清望法謂去
極四度半此五星仍皆運轉卽北極亦非不運動但居其所而
不移耳猶之聖人治天下人但見其垂衣裳而天下治不知兢
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其勞心者無時已也宋人以磨心車較

譬北辰非是磨心與磨上之運轉者不屬車轂與車輪之運轉者不屬且磨心車轂真不動矣與爲字以字及北辰之象皆不合古人惟以樞取譬最爲切合蓋樞在受樞處

受樞處爾雅謂之落時亦謂之

尾與扉扇一同運轉但居其所而不移耳

書正義曰辰垣環繞猶卿士之周衛天子也五星行于列宿猶州牧之省察諸侯也二十八宿布于四方猶諸侯爲天子守土也予益之曰小星無名者億萬計猶庶民之出作入息徧爲爾德也

非其鬼而祭之

魯侯之祭鍾巫晉侯之祀夏郊鄭之請祀周公衛之命祀后相

皆非其鬼秦作雍時季旅泰山此僭也非諂也通謂之淫祀無福

禘

禘祫爲古人所聚訟至趙氏臣據大傳曾子問等篇謂禘是祭其祖之所自出祫是合祭而說始定然謂禘止設兩位而不及毀廟羣廟之主義猶未洽曾子問謂七廟五廟無虛主而下止言祫者此祫字乃合祭之通名大禘吉禘大祫大嘗大烝皆合祭也下云四廟者此又專就諸侯嘗祫烝祫之禮以證明王侯凡合祭于祖羣廟皆虛主耳故疏云天子祫祭則迎六廟之主蓋歲事之祫合祭羣廟三年之祫合祭羣廟五年之禘合

祭羣廟毀廟及太祖所自出之帝此隆殺之等也商之禘及阿

衡周之禘及文母后與臣且與食豈毀廟羣廟反不與祭者禘

而合祭亦率其子孫見于所自出之義也

孔安國賈逵劉歆合禘祫爲一其誤因此

韓詩內傳曰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廟

見通典四十九卷

然則

趙氏兩位之說殊未當矣禘既合祭而不以祫名者凡名以義

起而義從其重禘字从帝謂追祭其太祖所自出之帝也虞夏

禘黃帝商周禘帝嚳

鄭氏禮注誤解帝爲天故云祭感生帝

自古帝王追遠之祭

莫大于此故周禮謂之追享爾雅謂之大祭其禮五年一舉

公羊

傳

肆裸獻

周禮

有全胥

國語

惟天子得行之故大傳曰禮不王不禘

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則禘之重大可知王肅孔晃等謂禘

大子禘此不易之論禘字从合謂毀廟羣廟之主皆朝于太祖而合祭之也故周禮謂之朝享公羊傳謂之殷祭其禮三年一舉

說文禮注

天子及諸侯皆有之而諸侯之廟祭惟此爲大故春秋

書曰大事于太廟蓋魯之廟祭多僭用禘禮獨文公二年用諸侯禘祭之儀故書大事以褒之見侯國之祭本無有大于此者則餘之書郊書禘皆譏僭禮可知儀禮喪服傳曰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此禘與禘之判然不同者矣雖然禘有大禘吉禘時禘之殊禘有大禘時禘于禘之異上所言者大禘大禘也吉禘謂嗣王梁陰二十七月釋服以吉禮祔新主于廟審諦其昭穆之當遷者而改櫓易塗焉亦以禘之禮行之而

義則取于審諦蓋字从諦而省

許慎張純解禘為諦當專屬此

故春秋經別于

大禘而謂之吉禘國語所謂終王之祭也其禮亦惟天子得行

之

劉歆謂禘止終王一舉即誤吉禘為大禘也

時禘則夏后之春祭曰禘殷人之夏

祭曰禘

見祭義上制

此二代時祭之異名周則春日祠夏日禘無時

禘也

商頌祭統商周之嘗皆有樂而祭義郊特牲謂禘有樂而嘗無樂故知春禘秋嘗是夏禮周禮爾雅皆云春祠夏禘

故知春祠夏禘是殷禮

時禘即王制篇嘗禘烝禘者是謂秋冬二祭合羣

廟之主祭于太廟也曾子問謂祝迎四廟之主即此其禮不及

毀廟惟所報者亦與祭焉于禘者卿以下之禮也大傳曰大夫

士有大事省于其君于禘及其高祖蓋王侯公孤皆三年一大

禘其大夫三廟者止祭太祖及祖禰支庶為大夫者止祭曾祖

及祖禘士之二廟一廟者止祭祖禘故欲祭其高祖以下必省
 于君而求之君賜之祭而後祭不得自專此異恩非常典也自
 成王賜伯禽使以大禘之禮釋服而祭于周公之廟于是禘以
 帝字之義已失故禮曰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然猶得
 援于祫之禮審諦之義以示優寵故魯公之時一行于廟以文
 王爲所自出而儀皆從殺竹書成王十一年周公薨十三年夏六月魯大禘于周公廟此卽祭統所
 謂成王賜魯以重祭也止魯公時一行之祭統及明堂位謂是
 常制大謬據周禮周禘十二獻用六代之樂牲用騂褊用虎羹
 雉羹朝踐用兩大尊再獻用兩山尊五齊三酒據明堂位及春
 秋傳魯禘九獻用四代之樂牲用白牡專用饗象山豢豢專用
 黃目爵用雕玉俎用梲嶸四齊三酒鄭康成此亦特典非常制
 以魯之禘儀較周之大祫故誤謂祫大禘小
 也東遷後秦僭郊禮魯惠公亦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平王王

使史角牲管人止之

見呂覽當染篇及竹書紀年

後遂僭用郊禘以爲常典

故夫子歎其非禮閔公以後且禘于莊公禘于武官禘于襄公禘于僖公且又以夏五月秋七月春二月冬十月矣故威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

五祀

曲禮王制謂大夫以上祭五祀歲徧祭法謂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戶或竈

又云大夫立三祀不如曲禮王制爲確

士喪禮

云疾病則禮五祀此謂禘之非常祭也其祀卽月令所言者是淮南子時則訓及白虎通周官注皆以并易行非是高誘呂覽注云行門內道也蓋五祀皆在人家故禮曰家主中霤而國主

社井在田中非家所有從行是也

祭法注引釋輟禮以託祭行亦非釋輟是祭門外道路

祭法又增厲與司命謂之七祀鄭注謂此皆小神居人之間司
察小過作譴責者司命主督察三命厲主殺罰此于古經無徵
乃秦漢之俗未足據也淮南子曰有虞氏祀先中霽夏后氏先
戶殷人先門周人先竈此謂四時分祭之後于季冬祭先祖時
又編祭之而互有先後也是之謂臘祭月令謂祭于孟冬漢志
謂冬至三戌後則臘祭從漢志爲是今人以季冬爲臘月以下
旬祀竈卽其遺制蓋月令本周公作經不韋改驛以臘祭一句
移置勞農上又諱臘祭之名而易之爲饗後人據呂書以校月
令而不知復其舊故鄭康成隨文解之其實不在孟冬也臘之

爲言臘也鄭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之疏云亦唯君用鮮蓋卿以下皆用腊矣今人謂腊爲臘肉實亦本此獨斷謂臘始于秦風俗通謂臘始于漢皆誤左傳曰虞不臘矣與月令文合是臘祭實周之制禮史記謂秦惠文公十二年初臘乃始效中國而爲之也

周禮以血祭祭五祀則祭必用牲可知白虎通謂天子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一說戶以羊竈以雞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或曰中霤以牛不得用牛用豚并以魚蓋諸侯祭社稷止以少牢則五祀不得用牛也故下又云用豚以雞者士庶之禮

竈

淮南子謂炎帝作竈死爲竈神五經異義以竈神爲祝融鄭康成駁之謂祝融司火祭于郊竈神別是一人以老婦配祭愚案神農乃火德之帝天子迎夏所祭謂蓐而託于竈誠誤謂是祝融則可無議也勾龍司墳星而可祀于社則祝融司熒惑亦可祀于竈百姓踐土食毛非水火不生活竈之祀黎自不妨與社稷水庸同作小民之祀典也老婦乃古先之爲炊者卽周禮司爨所謂凡祭祀則祭爨特牲饋食所謂尸卒食宗婦祭館饗亨者祭雍爨是也其禮殺于祭竈盛于盆尊于瓶饋食而不血祭是謂之祭先炊臧文仲時以祭星辰之禮祭之而燔柴于奧故夫子譏其不知鄭氏曰老婦配祭者蓋祭爨則先炊特享祀竈

則先炊配食後世竈神象有婦人實由于此莊子曰竈有髻此
又鬼物之依託于竈者非祝融亦非老婦自王孫賈謂寧媚于
竈于是李少君謂祀竈可致神物以惑漢武自禮器莊子有老
婦竈髻之說於是司馬彪謂竈神著赤衣狀如美女唐書謂蘇
吉利爲竈神其婦搏頰卽先炊自祭法有司命三厲之說鄭以
緯書附會之於是孔帖謂竈鬼以時錄人功過酉陽雜俎又滙
合眾說幻而爲張單卿忌六女察治等名流俗信而象之祀之
是何王孫賈之多也

射不主皮章

古注分作二事頗中衰周尙武勞民之弊但注疏俱有未盡處

古者禮射有四大射賓射燕射鄉射是也賓射鄉射皆畫布爲正而不用皮燕射則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士之侯亦不用皮大射自天子下達皆棲皮爲鵠矣然射有五善首重和容其不主皮者四善有五儀禮崇囊尺其不主皮者三志正也容外體直也和頌者體比于禮典舞者節比于樂若庶人于田獵分禽張皮射之試王弓弧弓于澤蹲甲射之此武射非禮射也爲力分三科亦有二說周禮司徒因地之美惡以均力役上地家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此一說也均人因歲之上下以行力役豐年用三日中年用二日無年用一日此又一說也

子入太廟章

子入太廟當在爲委吏乘田時是時夫子年甫及冠故或人輕
詆之委吏世家作季氏史乘田世家作司職吏周禮有委人祭
祀共薪蒸木材有牧人牧六牲于郊外之田以共祭祀有充人
掌繫祭祀之牲牲而芻之祭之前夕展牲則告充及迎牲君執
紼封人歌舞告碩則執芻從君而入麗于碑充人又謂之職人
職卽繫牲之機也古字通牧人掌牧牲于田故又曰乘田充人
掌繫牲于機故又曰職人史記謂司職吏卽乘田必有所據蓋
侯國多兼官周禮注亦以職人爲牧人充人也季氏史乃委吏
二字之訛析二爲三也委人職人祭則各供其事故得入太廟
然奏格無言于旅也語子之入太廟每事問非君后承祭時蓋

祭之前夕太史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夙興入廟太史執禮書以次位常此時凡執事者皆可向太史辨問故禮曰辨事者焉子之每事問當在此時故曰是禮

里仁章

里仁里字鄭康成作居字解謂居於仁者之里是爲美此說與下擇字知字俱已關照故何氏取之朱子作鄰里解謂里有仁厚之俗爲美如此則擇字應從古本作宅漢書張衡傳注文選思元賦注引論語俱作宅不處仁

漆雕開

仲尼弟子列傳曰漆雕開字子開前開字避漢景帝諱猶夏后

啟作夏后開也今漢書人表作漆雕啟論語凡記者之詞皆稱字子於諸弟子皆稱名諸弟子問答於夫子之前亦皆自名孝哉閔子騫乃夫子所述之人言吾斯之未能信閔氏百詩曰吾乃君字之訛古文啟作巨

舜有臣五人章

此章是孔子讀書至予有亂臣句慨歎推論之詞也斯字卽指予有亂臣句前二節乃門人因夫子之言而例記之者詳玩孔子曰以下語意自見才難二字是通篇主腦下皆推論見天下之治亂定于才而才之盛不盛由于德德之至不至又在于所際之時其處之者何如也處之盡善而德至矣哉亂之才尙不

多生豈不謂難

麻冕節

麻冕孔傳訓爲緇布冠純字鄭注亦讀作緇其玉藻大夫純組綬周禮純帛無過五兩二注皆讀純爲緇謂古文緇字或系旁才又曰古緇以才爲聲疏云從系旁才故誤爲純字愚案緇與紵純文義各異緇黑帛也北方正色紵元帛也天之正色純善帛也絲理縣淨者字皆從系故皆謂帛紅紫紺縹纁之類亦然布曰緇布謂布之如緇者言其色同而質極細也緇與元不同古之麻冕元而不黑則不得謂之緇布冠疏以士冠禮之緇布冠解之尤爲繆誤春秋時以絲易麻未嘗變其色則純依孔

傳讀本字爲是

紕紕飾

古注解紕紕之誤已詳儀禮說謂飾爲領緣亦誤古人領袖冠帶裳屨無不飾者

子貢問政章

子貢深慧遠智卽承平之治直籌至千百世之變亂追究到山窮水盡英賢豪傑皆齊聲痛哭無可奈何時看聖人如何布置讀此三問不可沾染絲毫迂腐氣順口滑過須將廿二史冥想一番方知子貢是真正有心人千古第一慈悲者必如此問去方見出聖賢之學真于世有濟方見出生人之理雖至萬無解

救時必不使大義宏綱混于天壤方見出濟亂之道不是必皆成功乃爲有用但使此不可泯者始終不變屹然與天地相參而萬世生民之命皆賴以永固矣。足食以處常足兵以備變此二者凡建侯設官并牧學校三田九伐一切大典禮俱包在內是勵精圖治後一箇極太平世宙若止民不飢寒國有武備則足字之義猶欠

樊遲請學章

稼是教民稼穡圖是教民樹藝刑疏此說亦合

子貢問士

子貢口中是問士意中是問今之從政者豈當時從政之人或

自謂爲國士或妄進爲鄉士子貢方人者也意中頗不謂然故質之夫子夫子所言伊等皆莫能及故每問愈下終乃將伊等說出也

憲問章

子張之問十世憲之問克伐怨欲皆不作疑詞蓋兩賢亦實有見到處但聖人道其常不必極數知來以纖緯之學惑世聖道無窮盡不可半塗而廢以小成之詣爲精

梟盪舟

盪舟二字注皆誤解左傳曰浞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楚辭天問曰覆舟斟尋何道取之竹書紀年夏紀曰澆伐斟尋大

戰于濊覆其舟滅之淮南子曰維出復舟

維卽濊之省文書維濊其父左傳東侵及

維釋文本俱作維覆舟卽濊山之異名說文字林謂之箕屋山詳見水經注

以諸說證之則竹書之

說爲得實

再案說文解此句似謂卽丹朱之罔水行舟故引書云無若

丹朱畀亦誤

諒陰

諒陰書作亮陰大傳作梁闇喪服四制作諒闇漢書五行志作

涼陰公羊傳注引作涼闇說文長箋引作涼闇又引作諒瘠從

大傳是也詩商頌譜正義曰楣謂之梁闇廬也蓋天子居喪之

禮既虞卒哭於路門之外東壁倚木爲廬而梁之挂楣翦屏竿

翦不納期而小祥始居堊室諸侯以下但倚木爲廬謂之倚廬
不爲梁也倚廬間傳作倚閭閭字从門卽閭之義也此專是天
子之稱故周禮宮正授廬必辨其貴賤馬氏注孟莊子之孝謂
在諒陰之中其言殊誤○宋元以後人多名所居之室爲菴因
又自以爲號揚氏丹鉛錄嘗辨之而反遺閭字豈因其不祥而
不取耶

問爲邦章

行夏時所以正帝王御世之統乘殷輅所以承春秋文勝之弊
服周冕所以極典章制度之隆樂則韶舞取其盡善盡美放鄭
聲遠佞人期于無亂無弊讀此章知聖人之道實集前聖之大

成立萬世之極軌亦惟顏子得聞之也

問爲邦句

顏子王佐才于爲邦之道必先已審度當何如布置問之夫子所以自證也且知夫子集千古之大成必有一番去取問以發之所以告萬世也

行夏之時

夫子開口先說行夏之時須知自古帝王御宇此是第一要務堯之命舜曰天之厯數在汝躬舜亦以命禹所謂厯數者卽此不可以漢儒讖緯之說亂之也蓋夏時本黃顓以來百王所傳不易之道特高辛之末三苗亂之閭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

紀歷數失叙于是堯命羲和以正之傳子舜舜在璿璣以齊之

傳于禹禹作瑞曆

見荀子

頒于邦國

見竹書

經列聖之經營至夏始

著爲成法故曰夏時也周書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百王旣同
用夏時而夫子復曰行夏之時者蓋幽王之時失閏者再仲秋
朔食移于十月之交平王東遷不能更正且因之以頒朔諸侯
眾人相率而用平禮故魯之春秋校夏時皆差兩月迨疇人分
散告朔不行國自爲政全無統紀矣夫子修春秋于正月二月
三月皆書主於顏子之問爲邦首曰行夏之時皆所以正帝王
御世之統也蓋夏時者堯舜禹湯文武所共行自古從之則治
悖之則亂卽二帝所謂天之歷數也夏之末逆亂四時湯起而

正之殷之末失其甲子武王起而正之幽王之時失閏者再至
夫子已二百餘年而竟莫能正也故夫子言之

性相近章

荀子言性惡固非孟子性善之說幼而習之心亦安焉然每念
此章終有一分疑心不能釋然處總之賢者之言終不及聖訓
十分圖足易傳及漢唐以來言性者前人論之詳矣宋以後諸
儒專主孟子予思宓子賤漆雕子開皆聖門高弟先孟子而生
者也公孫尼子世子荀子皆私淑于聖門與孟子生同時者也
其所聞所言未必皆誤今荀孟之書傳于世宓子十六篇漆雕
子十二篇公孫尼子二十八篇世子二十一篇漢書藝文志有

其目而其書不傳論衡本性篇稱之曰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舉人之惡性養而致之則惡長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之言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據此是聖門之言性不竟曰性善也不然下愚不移夫子何以稱焉召公曰節性惟日其邁

改火

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司烜氏中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唐宋以來寒食禁烟猶古志也馬氏引周書月令謂有更火之文據此可知禮記月令篇非周公之舊

春取榆柳之火五句與周禮注所引鄒子之說同管子幼官篇淮南子時則訓皆原本月令者也其改火之說則與此少異

楚狂章

史記孔子世家於此章之前序昭王將以書社七百里封孔子子西沮之一事於此章後即接云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最得此章神理蓋此是接輿諷孔子去楚之事也今之從政者即指子西時白公之難將作楚且亂也

周有八士章

邢疏云鄭康成以爲成王時

見聖輔錄

劉向馬融以爲宣王時

見經典釋

文國語謂文王之卽位也詢于八虞韋注引賈逵唐固說云八

虞卽周八士皆爲虞官此以八士爲文王時也周書謂武王伐
殷屬翼子尹氏八士又云尹氏八士咸作有績此書之明文則
八士爲武王時人自確然再云尹氏未知卽尹逸之族否又周
書克殷篇曰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命南宮百達
遷九鼎三巫合于書之南宮适宣和博古圖之南宮中似八士
又皆南宮氏者豈本爲尹氏居于南宮故別其族歟世本有叔
夜氏季隨氏季騶氏謂皆八士之後晉有祁邑大夫季仄忽宋
有季隨逢楚康王時有叔夜子莊見廣韻姓
纂通志宣和博古圖又有
叔液鼎周人以諱事其先子之子以王父之字爲氏豈達适隨
騶乃八士之字而非其名歟漢書古今人表列八士于中上二

仲作中突中留列南宮适于上中謂皆在文武之世判适與伯
适爲二則班氏不以八士爲南宮氏也古者司商協姓名故太
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今八士之名皆兩兩相協豈
同乳而生音亦相比歟

伯百适括仲中忽留
夜液駟仄古今字也

堯曰章

此章居論語之終陳帝王之道而終以夫子之言所以明夫子
祖述憲章集前聖之大成也但簡有脫次文有殘缺不可盡通
以義求之似古論分子張問從政以下別爲一篇當在此章之
前魯論因脫去不知命一章遂以從政章附于堯曰篇後合兩
篇爲一篇也曰予小子上應脫湯字雖有周親四句上應脫武

王曰三字周有大賚二句上應脫孔子曰三字當次在予一人句後此下當接所重民食喪祭八字再接謹權量三節如此便皆通適漢書律厯志藝文志何休公羊傳注李善文選注皆以所重六字謹權量三節爲孔子之言

堯曰二節

鄭以厯數爲圖錄何以爲列次此皆讖緯之說不足訓也史記厯書及漢書律志皆謂厯數卽治厯明時之法此最確實古帝之世民時最重少昊帝以鳥名官而鳳鳥氏爲厯正尙書載堯以來首曰乃命羲和舜旣受終先察璣衡以齊七政巡狩四方必先協時月正日格子文祖後咨十有二牧先曰食哉惟時夫

子論爲邦亦先曰行夏之時胥此義也蓋民爲邦本食爲民天
天子君天下事無有重于此者故帝典曰以閏月正四時成歲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皋陶謨曰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洪範曰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日月歲時旣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洪範兩段乃五
紀傳文簡脫蓋庠數不正農失其時民旣困窮國隨以敝觀

于桀之逆亂四時紂之失其甲子幽王時雨無其極日月告凶
而卒皆亡滅可知二帝之命詞實千古之漢鑑也漢魏以降百
義不明見孔子思孟子嘗言時中用中執中又曰中也者天
下之大本也于是東晉古文出以允執其中一語列入禹謨

精惟一句下謂是帝王傳道之言又隔四十餘字始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唐宋人信之爰有治統道統之說但不知其字厥字何指中庸之用其中指通言之善者言有兩端故有中也論語之執其中卽指上之厯數言治厯之法有節氣有中氣也節宜在朔此可移于前月而不必執者也中宜在望此斷不可移于前後兩月而必須執者也蓋執其中而後可以無失時無失閏故中或在朔閏在月前中或在晦閏在月後若中氣移于前後兩月非多一閏卽失一閏矣此是帝堯以閏月正四時扼要之法傳之舜禹而後大著頒之邦國無不奉正朔者有扈之怠棄羲和之廢亂天子必六師移之蓋古之重厯數如此

大賚節

大賚大封也善人卽受封之人皆富有土地也詩序曰賚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卽謂此此所封皆前此未嘗開國至此始特封者卽荀子所謂立七十一國者也下之興滅國不在此數

緒說

未若貧而樂二句禮坊作子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史記弟子列傳作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集解孔氏注昭明文選幽憤詩注引論語樂下俱有道字蓋今本有脫文也

集註份數二說每份八人爲是

禮與其奢也禮字指吉軍賓嘉四禮言

素以爲絢兮集註于此句卽以繪事言之大誤小爾雅云縞之精者曰素說文曰素白緻繪也禮雜記注云素生帛也此句素字指婦人所著之縞衣卽詩所謂瑳兮瑳兮其之展也展衣色白古禮凡后夫人見君及見賓客皆服之亦大夫妻之上服也言人既有此倩盼之美又服此縞素之衣益覺其光輝絢著子夏未喻其意夫子借繪事來畧一證明故子夏恍然悟出禮後乎三字若詩詞本是說繪事是夫子一答反死煞句下何以啟子夏之悟○繪事後素卽考工記之績畫之事後素功集註解此二語亦誤周秦以前無以絹素作畫者績畫之事或施于衣

服則以元爲質或施于旗常則絳纁爲質或施于器皿則以漆爲質唯施于正鵠有白質者有赤質者此白質亦事之僅有非續事必皆粉地也故禮云五色六章旋相爲質鄭氏注考工記云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汚也蓋歛采旣施後以白采界畫之則色益妍麗古之畫法多是如此此與上素以爲綯之說義亦相似故夫子借以作證禮後者禮以義起承乎時變故三王之世不相襲禮其原雖本于太一其品節儀度却是聖人于治定之後本于天理察于人情制此三百三千以教中教和教讓教親所以防其逸而受之節飾其朴而受之文者也自有此禮而一代之治燦然大著與素功之彰五色相倣故夫子以繪

素庵先生集因案後悟禮後集註解此章實誤。○白受采
乃漢代經生語非古義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禮尤多病凡人之
沈潛者失禮之弊少高明者失禮之弊重禮者盡人而受範者
也于人乎何擇必忠信者始可學禮其餘皆將使之外于禮法
乎集注以納繪喻禮不如以素喻禮尤爲確切

關雎一章朱子自用其詩傳之說非是詳見詩說

漢唐以前解自行束脩句多謂是自知檢束修飾義似少長集
解集註皆以脩爲脯

學如不及章失字對得字言未得則如不及已得則惟恐失此
卽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之意但夫子之言更覺警切

公羊穀梁二傳調魯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史記列傳謂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家語謂顏子三十二而卒據此是顏子卒于魯哀公四年也孔子世家曰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家語謂孔子年二十生伯魚據此是伯魚卒于魯哀公十一年也論語曰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據此是伯魚之卒在顏子之前說不同者許慎五經異義謂顏子卒時鯉實未死假言死耳鄭康成駁之曰設言子死凡人于恩猶不然况聖賢乎

曲禮正義

蓋許從史記家語鄭從論語

也按今之家語出王肅僞撰以許氏之說證之則孔子二十生

伯魚顏子三十二而卒此二語必實出孔氏非憑空撰出者故

許氏

云

王肅好與鄭爲難至此條不能難鄭乃注云此久遠

之書年數錯誤未可詳也故卒又叅以許說余考孔子顏子子路之卒皆見于春秋傳左傳謂哀公十五年子路卒于衛十六年孔子卒公羊傳於西狩獲麟連記之曰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據此則顏子之卒卽在獲麟之後子路死之前乃哀公十四年事也古文二三皆積書成字史記謂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家語謂顏子三十二而死二書二字必有一誤據孔子對哀公謂

顏子短命死矣則史記誤也蓋顏子少孔子四十歲生于魯昭公之三十年卒于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年三十二歲也此時伯魚卒已三年故夫子

云

門弟子之見于論語者子賤最少

少孔子四十九歲子張少四十八歲曾子少四十六歲子游少四十五歲子夏少四十四歲子華少四十二歲

商周改正朔不改時月此義聖門皆知之莫春二字卽謂夏時之三月非是春秋經之春王三月也

異乎三子者之撰言三子各有才具以應世而已與之異也非是已之撰與三子異莫春以下祇是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之意不必過于深求但當三子言志之時覺曾皙氣象春雍澄照一

切雖五官並用而絕無一毫世味入其胸中故所言之志亦止就現在之時說出自己心性將夫子及三賢一片用世熱心竟皆引入清涼境內此夫子之所以喟然嘆此夫子之所以獨與點也

莫春卽當日所值之時春服卽現在所著之衣冠者以下五句方是言志點之志如是焉而已

於女安乎曰安此雖常人之情尙不及此况宰我之賢而謂其忍出此乎非也予我在言語之科其言實有深意邢疏引繆協云爾時禮壞樂崩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爲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放假時人之謂啟憤于夫子義在屈已以明道也

協

宋詳何時人疑卽晉人繆播字宜則蘭陵人爲
中書令隋書經籍志謂繆播有論語旨序三卷